

民國叢書

第三編

• 92 •



第六編

江西·安徽

長真生日

劉恆 (南昌)

今天是長真四歲的生日。

兩個多月來的梅雨，雖然院子裏也長着綠氈似的青草，可是屋裏屋外到處都是潮濕得發霉。今天要算是個罕有的晴天，金色的朝陽，照在人身上怪舒服的，這時候我帶着長真在涼台上操着早操。

——「真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你又大了一歲呢。」

——「媽媽，生日要怎樣？」

——「生日要有壽麵吃，有爸爸寄來的新衣裳穿，可是還要給媽媽行個最敬禮。」

——「好，行個童子軍禮。」

早點吃的是一小碗壽麵，兩個雞子。八點鐘同我一車上學去，穿了一身水綠色的春裝，白的襪子，黑色皮鞋，頭髮上還結了個紅綵花結兒。在校園裏，又請同事漁濱先生給她拍了幾張照片，然後纔一跳一躍地到附小上課去了。

傍晚，她說要給爸爸寫信，因為她畫了一張送給爸爸的相片，又不知什麼時候受了四表哥哥毛毛的教唆，說是「今天有泰山情侶，許多獅子，老虎給泰山打架，多好玩快去吵媽媽帶去看！」是的，這片子有獅，虎，象，猴子，犀牛，非洲黑人，更有那麼一個

飛騰走樹的泰山，到值得孩子們一看，聽得這樣技巧，給你一個快樂的紀念罷。

她看見泰山，打鞦韆似的，從這樣樹落到那樣樹，只高興得坐一站地拍着小手，她說：那黑人嘴上也戴了金耳環。一句話，把那坐的老太太逗得笑起來，摸摸她的頭，好孩子！

在回家的路上，已疲倦得睡在我懷裏。

今天，她是過得很滿意啊！

時間的逝去的確太快。長真就已經四歲了。

還記得「一二八」的前十天，我和驥同回到南昌省親，那時我懷孕已五個月，本來預備兩週後，仍回上海去，誰知十天之內，就變了世界，我們留在真的寓所完全毀於炮火，於是只好在南昌暫住下來。

就在這年的五月廿一日晚上十時半，生下了長真，所以為她取下這樣一個名字，就無非是紀念我們那婚後所居，如今被毀的居所真如！

孩子，人家說，生為憂患始，餵你，還沒有出生，就遭逢了厄運啊！託天之佑，孩子一順地長大，這四年當中，她給我的印象是：剛柔，熱愛，活潑，玲瓏。一天比一天長大，一天比一天懂事，好像一株初秋的柳枝，插在湖岸，被春風一吹，春雨一灑，瘦小的幹兒，嫩綠的葉兒，一夜抽出來似的。看去那軀幹高高的，腿兒粗粗的，皮膚黑黑的，體格總算不壞。現在燈前夜課，也能認得百來個字兒，豬狗雞貓的

故事，也能懂得一些頭緒，今年春間開始進了幼稚園，花兒，草兒的歌，曲，可以唱幾支，鳥兒，蝶兒的舞蹈，也可以跳幾下了。

不過，仔細想起來，這四年當中，我是怎樣做這個母親，連自己也稀得說不出來。爲了要獨自撫養她，我本應該伏居家庭，擔負做母親的任務，可是爲了自己的獨立，爲了生活的艱策，我又不得不每天踏向家庭以外的職業場所去。

唉！孩子，我自己明白的，就是我不會完全負起母親的職責！

佈告·警告

趙公光 (江西)

南昌在去年秋天，創辦了個專門研究國學的學院，裏面共有學子百餘人，我也是其中一個。昨日有姓張的同學穿了一條初中時童子軍的黃色短褲及黃色襯衣，這在普通中學或專門學校裏本來是司空見慣的事，但在這提倡孔教的學府就不能允許的了，所以今日的佈告欄內，就有這樣的一張佈告：

「近查諸生中，時有奇裝異服者，不僅有犯規章，實背聖賢爲學之要旨，嗣後務宜各自省察，相互規戒，茲列舉禁例二則於后，如有違者，定予以記過或扣分之處罰，決不寬貸：一、在寢室外禁絕赤膊赤腳及拖鞋未成，一、在院內外禁絕穿短褲襯衣及運動或游泳衣褲。」（標點是編者加的。）

上課時主任教授又將佈告的要義解釋了一遍，似乎這也需

要信徒們來「註疏」一下似的。

夜晚自修時，我閱看文書月刊，不意爲王教導主任查覺，待得下了自修課後，他就在教導處對我警告道：

「你怎麼專看這種舶來的文章？去年你們幾個人在外辦現代文藝時，就同你談過，這種現象不是我們這裏應該有的。上月間你又與章××辦那套，當時他被開革，你也記了次大過。後來又查到你購買中國新文學大系，文學，等等白話書來看，前二天又看作家，那時節都會書面警告或當面訓誡過了你，可是現在你又看這種東西，語云：『過則勿彈改』，難道這句書，你都忘記了麼？你得知這什麼新文學，根本就是做外國人的走狗，難道你願把聖賢心法拋去而學走狗的技术嗎？好吧，你既這樣自暴自棄，你就自己決定好了，我們這個學院是不能容許的，這本書非沒收不可。你得明白些：要應付國難非研究國學不可。你不要以爲我頑固，我現在告知你，戊戌改革時，我就跟隨南先生革命，我在學堂要求學時因爲剪了辮子，學堂當局還給了我警告。你不要以爲胡適之是慈悲了不起的人物，我同他吃過飯，學問只是虛名。現在我很願你改過否則我們各自爲謀，南海先生實業敗壞的『你這道造惡，將中國的文字學術變更若干年後，必有人罵爲你』的話就要斥責你了。你自己自誤好了。」

若斷若續的，整整說有三個多鐘頭，還引證了許多四書五經的話，則不勝記。

南昌片段

劉伯棟（江西）

我是個錢莊從業員，我所記的這一日，是南昌金融界的片段。和我個人的見聞。

在據着南昌整個金融市場的「匯劃公所」裏，這一天仍是沉沉寂寂的。本來是規定上午九時開盤交易，可是按時來的，僅有幾個距離較近的會員。直到碟上大鐘報着九點半時，各銀行錢莊的從業員才陸續到齊。照例的大家見面，便開始談論起國事來。由貨幣外交到貨幣政策，再由京中要政以至西南近況。等到談得乏味了，便會掉轉詞鋒。談談社會近況和私人生活，絕對不會很認真。的談判交易上去。因為三五天沒有一場交易發生，那是很普通的事。儘管那邊板的人員，速覺催促，結果也只有少數人到交易檯旁站一下，便將那刻板的行情牌，很迅速的通過公佈出去。這樣便算是完成了一天的交易。報紙上也就會刊出天天如是。的今日金融行市來。這是南昌金融市場總集團裏的橫斷面，從此可推想南昌金融市場的現狀。

一個金融集團既是如此，集團中的單位——錢莊，也自然和道一樣。從業員終日靜悄悄的坐在櫃檯後，不是看看報，就是談談天，恰巧友人龍君來拖我和他同去買東西，於是便盜了一下時，披了長衫同他向馬路上走去。走到警察局街的左面，看到一大夥鄉下

人，擁着三個被綁縛着的人，向公安局去，我為好奇心所吸引，就上前向一個老者探問。

「這賊人真可惡，事偷人家墳墓。前幾天掘了張家姨太太的墳，張老爺叫我們守了三夜。昨天他又想掘張老太太的墳才被我捉住了。跑了一個。活人不偷偷死人，這才是惡有惡報哩！」老者憤憤滿腔憤憤的說着。我聽了老者的話，又看看那三個偷墳賊枯瘦憂鬱的形容，我心上頓時罩上了一層陰影。

我們一面折向中正路走，一面討論盜墳的事。我說：「我誠不解這一班拿金銀財寶殉葬人的心理。一壞黃土，掘着幾根白骨，根本沒有什麼意義的可言。而且還解着藏的財富，也着實可觀。假定我們已死的祖先十倍於我們，每人平均折合一元。就有四十七萬萬，這筆地下富源，足救我們現在窮況而有餘。」

如果我是破務官的話，對這班特別盜賊，決不處他罪罰。我希望多有幾個這樣的人，為我們開發，一面可養成廉儉的風氣哩。龍君也帶着滑稽口吻，同情於我的主張，可是這終屬法律道德所不許可。

在路途中，我們看見兩只廣告汽車。這在南昌尚是初發現。車上滿貼着美術廣告，一面慢慢地駛着，一面散發傳單。一隻是和華日光肥皂公司的。一隻是中國肥皂公司的。這都是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。

末了我來附帶聲述一下這一日南昌市的簡單動靜。

這一日的南昌市，在開着禁煙會議，決定舉行化裝宣傳和通俗講演。

省立戲業院，舉行二週年紀念會，同時舉行新院落成禮。

保安處槍決了一名毒犯，以昭警戒。

市政會發表，四月份倒閉商店有四十八家。

浙贛特產聯合展覽，浙產大部到贛，扎貨業公會反對遷商參加。

省府通令嚴查搜亂金融的奸商，禁止高價收購便幣。

省公安局調查市民失業，除離省者外，計七百三十九人。不知籍否？

幾家電影院裏，也步上海後塵，專演外國片子。今天是牧場情侶，和泰山情侶。一般年輕的人們，推進擁出。

三個日本人，雖此赴長沙，不知有什麼公幹。報上用特別花邊，把這短新聞圍着。

在此不平凡的南昌市裏，自有很多不平凡的事態。上面不過是我這個平凡人，所見聞到的一部份平凡事態而已。

一種營業

熊子梁 (江西)

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一的晚上。

因為前大曾下了一場大雨，風也改變了方向，所以氣候很涼。

爽，讓人爽心這是初秋了。

我同着從北平來探望我的朋友，在中正路太和堂小吃後，順便在馬路上溜蕩，且說且行，說不盡的快樂，使我同想到三年前在北平溜馬路的情形，但是那時除劉外，還有二個朋友，而現在祇是我們兩個人。

走到李家巷口時，祇聽見簫聲，正奏着梅花三弄的調子，大有首都夫子廟的風味。

為好奇心所驅使，便走進巷口，這聲音是由一個門口有玻璃燈注明的××遊藝場中發出的。牆上還貼着許多戲報，寫着許多歌女的芳名，另外有一塊黑木牌子，寫着白字，除了每位茶資二角四分，和本場特點等大字外，還有許多小字：「坐位舒適化，歌女天然化，空氣流通化，裝璜美麗化，價目經濟化，招待訓練化。」

原來這就是和首都夫子廟一樣的歌女清唱館。因為沒有聽過，所以很想「試新」，到裏面找了一個坐位坐下，約有半點鐘功夫，茶房纔泡了兩杯茶，給了把說不出來一種氣味的手巾。熊拿起手表一看，已經九點鐘了，聽客祇有十位左右。我想時間不早了，便問茶房什麼時候開戲。他說沒有一定，歌女還沒有到齊，因為家裏有客呢。正在這時候，忽然一陣女子的笑語聲，雜着高跟鞋吉吉鬧鬧的聲音，和脂粉的香氣，一同來了。

胡琴聲再起時，台上有人掛了一個白鐵牌子，上寫××武家，接着一個十五六歲的姑娘，扭扭捏捏出來站在台前唱起來。

這時台下總有一個四十多歲的男子走來走去手裏拿着一本本子，和一支鉛筆，在穿綢緞朋友的旁說些什麼。綢緞朋友有在本子上寫了些什麼的，有的不寫什麼。原來這是點戲。

那姑娘唱完，台上掛了一個較大的銅牌子，寫着「雪弟煩唱兩只雪弟離唱完，又掛出月紅半打，雪弟一打等三四個牌子。」

這時是個年約二十多歲的姑娘上台了。打扮得很洋化，臉子也還過得去，向一位綢緞階級的朋友飛了一個眼風，那位朋友可就瘋狂似的叫了幾個好。我覺得這位朋友可有點眼熟。呵，記起來了，他就是前兩天報上登載中山路×××紙店虧款逃避的老板，而今他依舊談笑自若的捧歌女，他的實號可是已經貼出「清理賬目暫停營業」的條子。這位姑娘唱完，台上的煩演的牌子又掛上了一個，二個，三個，五個，六個，八個，十個……

這時候輪到煩演一打的少梅演唱了。所謂一打，原來就是唱段把子代表而已。據說每只的代價是一元，多實更歡迎。這時座已上滿，空氣也污濁了，悶得我們直流汗，加以廁所的臭氣陣陣的吹來，令人作嘔。我們看着茶房把潔白的手巾不斷的向綢緞階級朋友面前送，大概每隔五分鐘就有一次，而我們祇是初進門時有過一次不白的，我們正在盼望手巾來臨，忽然茶房大發慈悲，將隔壁一張桌子擦剩的一塊手巾隨便一伸手遞給我們。我們如同得了寶貝似的，兩人都擦了一把。

到了收茶錢的時候，我們照着門外揭示的價目給二角四分，

可是茶房說三角四分，我們問他為什麼，他說今天是化裝表演。

「那為什麼門口不寫三角四分呢？」

「常來的知道，用不着我們費事。」

已經十點多鐘，顧客漸漸散去，同時台上的牌子也減少，注明煩演的更少。那位四十多歲的男子現在臉上直發光。時常向我們注視。大概也要我們點戲罷，但是看他那樣子他又似乎已斷定我們一定使他失望，因為我們穿的是半舊的藍布大褂。他這時坐在我們前面一張桌子前，從烟盒中拿出一支小炮台抽着，更從口袋裏掏出一把法幣，他一邊得意地笑，一邊在數數，我留心聽他數到一百二十五元為止。

這時雖已十一點多鐘，但又上了十多個坐，煩演的牌子又掛了幾個。我們本算看看所謂化裝表演，但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演出，只好不看了。

這時候馬路上商店大半都關了門，行人車子也稀少。我一邊走，一邊想剛才歌場的情形，一點鐘的光景，收入百元之多。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在這各地農村經濟破產的時候，南昌有這樣畸形發展的營業，國家危急的時候一部分同胞在幹這種把戲。

今天的日記

冷 禾 (江西南昌)

一年以前，我也是失業羣裏面的一個。到去年下半年，算是幸

還，我找到了一盤吃不飽餓不死的白飯，職務的名稱是號房（私立小學的）薪金是四張法幣一月，但在做事方面，是要擔任掃地、掃地和全權的書寫印刷的責任，此外還有許多另碎的事情，都隨時應付。所以一天到晚總是忙得透不出氣來，只有晚上有點空閒時，自己看看書。

今天忽然接著在漢口工作的叔父和同我一樣的表哥的信，叔父說：「工廠關門了，我失業已經半年了，一個錢也找不到，生活困苦極了，如你手裏有錢，寄幾元來救濟一下吧……」表哥說：「我在一個軍隊裏當個連部司書，現在被裁了，沒有辦法，只得回老家去，你在南昌有辦法麼？倘能活動，我也要來找點事做，因為鄉下實在太苦，站腳不住呀！請即速回我的信……」

叔父和表哥，都是兩年沒見面，且沒有通信的人。

還有，真正事有湊巧，今天下午，又會着了八年不見的老同學。他是當過小學教員和軍隊裏的文職的，現在失業也有六個月了。兩個人談了許多話，他問我：「你現在很得意吧？」我不好意思的慚愧的問答：「現在一個學校裏寫字呢！」他說：「當書記嗎？那很好，很好，薪金多少？」我只得馬馬虎虎的問答：「只有幾元一月。」他也連連說：「好好，好好。」他就要到我家裏去玩，不好拒絕，只得硬著頭皮帶他到學校裏來。

我實在有點難為情，把他帶到自己茅廁似的房裏，請他坐下，我說：「爲了失業的痛苦，爲了生活，所以作事也不能擇什麼高低，

了！」好在他也很懂得事的說：「是，是，現在作事有什麼高低可擇呢？只要不失業，就是好的了！況且，你在這裏還很舒服呀，有空的時候，自己還可以看看書啊！」

我有時候，感到生活的痛苦，換了幾句罵，只想丟掉這事不幹，但一想起過去失業的情形，而現在許多失業的朋友，尚在暗暗地羨慕我的生活，我又祇可忍耐了。

像我這樣的生活，倒還有人來欣賞呢！

一張意料之外的廣告

安非（江西南昌）

這是我的怪脾氣，不管有事無事，不管天晴下雨，總得出門去逛逛，今天當然也不例外。晚飯後洗嗽完畢，就出門亂撞了。

經過環城路，環湖路，到了一條最熱鬧的中山路。「遊人如織，燈火輝煌」，這顯然是個都會的晚上。在瓦子角有一家「住戶」式的商店，沒有舖面，也沒有窗櫺，門口祇是幾盞彩色的電燈，圍繞著一張美術廣告。這真叫人注目，每個行人都要走近去望一眼，在我最初疑那裏一定是航空獎券中獎的號碼，或是某花旦今晚在某戲院登台，或是某電影院放映國產名片，要不然就是商店老闆犧牲血本舉行大大的廉價。然而我走近了細看時，上面清清楚楚這樣的畫著：寫著中央是用綠色畫的一口口的田畝，田裏種著不少的煙苗，四角上有幾塊黑色的方塊，大半是用紙遮著的，下面就

是「川土到了」四個紅色的方體字。是一張賣鴉片煙的廣告。

我記得前幾年某甲有幾百箱煙土，都被法院裏燒得乾乾淨淨。不久又有兩位想發洋財販賣毒物的，也被當局捉住，在施家窩（刑場）槍斃了。而今天居然在中山路看見這樣一張美術廣告！

兵營生活片段

顧文盈 江蘇 崑山

早晨四時，在涼初夏的季節，天還沒有亮。「這地，這地，」軍號的聲音，吹醒了我的噩夢。伸了一個腰，擦一擦朦朧的睡眼，馬上坐起來，暗中摸索穿好服裝，轉好裏腿，整理內務，洗面刷牙，諸事完畢，只許二十分鐘。

四時二十分，整隊點名。三十分，值星官把隊伍帶到集合場去，行升旗禮。幾十個青年軍人面帶嚴肅的老五，站著行列齊整，精神抖擻。司儀發「肅立」、「唱黨歌」、「升旗」、「敬禮」……的口令，在這晨光熹微中，大家向著那莊嚴而偉大的青白紅的國旗注目行舉手禮，看著她隨着晨風的飄拂，得意地由旗竿的下端升到空中的頂端。同時那雄莊的軍樂聲，突破了這早晨的靜寂，震醒了全部的空谷。

接著便是晨操。因為最近換了一位嚴厲的新的大隊長，不到一星期，跑步的距離已由往日的五千公尺增至五千公尺了；可是

和他所定的標準一萬公尺，還相差二分之一哩。

那崎嶇的羊腸似的小道，下山的時候，還不覺怎樣困難，可是上山跑的當兒，却是一件累人的事。幾千個健兒在山腰中蠕蠕的移動，遠望好似一長條黃色的大蟒。每個人都跑得氣喘力竭，汗流如注了，但是沒有半個落伍的，因為只要精神稍為懈怠一些，那鐵面無私的大隊長的軍棍，隨時會落在你的頭上，肩頭，腰部，或身體上的任何部分。整個的清晨，就這樣地過去了。

七點鐘，吃過早飯。上午的功課照例是二堂學術科，因為今天下午是半天的野外演習。上午的術科改上學科了。第一二堂原是精神講話，旋因教育有事去了，改由大隊長講話。

上課說還沒有吹，大家都靜肅地預先端坐在課堂裏了。上課號才吹完，穿著烏黑長皮靴的大隊長，強着驕子走到教室門口，他的臉，兩片鐵板似的，永遠不會在他這上面找出笑容來，他的眼，圓睜睜的張大著，好似吃得下人的。

由值日班長大聲叫了「立正」，大家由座位上站了起來。他走到講桌前面，還了禮，大家便端正的坐下。

他先站在講桌前，用那銳利的發光的眼，向四周巡視了幾分鐘，便開始了他嚴厲的斥罵的訓辭。

講了足足的二小時，無非是這那天來，你們太隨便了，這個不好，那個又沒有做到……以後要切實注意，而內務的整齊，服裝的整潔，儀容的嚴肅，對於官長的禮貌的周到，尤其不可須臾怠忽。要

是做不到，就是違抗命令，沒有客氣，輕則軍棍，重則禁閉，再重則處以軍法，軍隊裏是這樣，沒有理由講的。

每個人屏息靜聽，雙瞳注視着他的發光的眼睛，不敢絲毫動彈，但心底裏却在不息地發顫。

第三四堂是步兵操典，由隊長講授。隊長的態度要和善得多。他從講書中抽出一部分時間來安慰我們，他溫柔地慈母似的勸我們不要害怕，別要生氣。這兩天的紀律是不大好，老是不靜的生活下去，不受剋制，太平凡了。現在大隊長既經給你們打了氣，正是給你們的興奮劑，你們振作吧！不久美好的名譽就會加到你們頭上來的，只要各位能自新。

他的講調，不帶絲毫的怒氣，在這苦悶的兵營中，我們覺得只有他是唯一的親人啊！

午飯後，十二時至一時，規定是午睡的時間，裹着半床毯子，斜靠着床板，幾十分鐘的假寐，身體上，精神上感覺到輕鬆而舒適了不少。

一時二十分，大家武裝好了，由隊長率領魚貫走出營門，到叢山中去舉行野外演習。一路微風飄拂着臉龐，兩旁的野草叢花，時而把一陣陣的香味送入鼻孔。五老峯矗立雲霄，時隱時現，調水淙淙和松林中的流鶯相對答，煞是天然音樂，好一個理想的天國呀！和早晨跑步的滋味大不相同了。烈日照在我們的身上，我們不覺得悶熱，松彈壓在我們的肩，我們也不覺得笨重。

選了一大塊比較平坦的草地，大家停下來，隊長下了科目——「各個衝鋒教練」，把它的內容，動作，步驟，要領，詳細地解釋過了，便開始了我們的演習。

假定了情況，我們按照隊長所指示我們的動作做去，利用地形地物，由班長領導着向着假想的敵營地進攻，忽而快跑，忽而躍進，忽而匍匐，忽而滾進，偷偷地爬過了一個叢草亂石的小山坡，距敵兵陣地不遠了，便舉槍瞄準齊放。

放了一陣槍，再前進。那時和敵兵相距大約只有數十米了，副班長便厲聲的發衝鋒口令——「衝鋒！」大家把雪白的刺刀架在槍頭，齊聲地「殺！」的一呼，振撼了整個的大地。每個人懷着真實的戰況，抱了絕大的決心向前猛進，誰也沒有想到，就在這剎那，寶貴的生命，便會斷送在敵軍的槍林彈雨之中，永遠永遠地做着無家可歸的孤鬼！

遠山吞沒了太陽，天上泛着粉紅色的雲彩，把浩蕩的鄱陽湖映成一片金鱗。

收軍整隊回去，到達營門，時已七下，降旗禮和課外運動的時間都已過了。

卸下武裝，吃了晚飯，匆匆地跑到自習室裏去上夜課。森嚴，莊肅，冷酷，匆忙，勞碌，就便是兵營生活一天的實況。

（中軍校特訓班）

豐城所見

啓 民

今天被鄰家屠戶殺豬聲吵醒，那些豬鬍將要被殺時的哀號，聽了使人難受。九年前在廈大教書時，有一天親眼看見廈門××砲台槍斃三個逃兵時的慘劇，又在腦海中重複的演了一幕電影。江西豐城的豬鬍平時滿街走，睡覺排灌就可以在大街上「自由行動」。在南昌，雖不能在大馬路上逍遙自在，但在小街及街堂裏，那也是「人畜並行」，十二萬分的自由。可是到了被宰割時，必須經過的那慘痛，恐也同樣的罷？

爲了有幾個好友住在杭州，便到郵局去寄快信。他們說：「買郵票的要『一個一個』顧着走，不要爭先恐後。」又說：「寄杭州的信，每天祇去一回，由南昌轉。」

「豐城到南昌不是有公路汽車可以直達嗎？有輪船可通嗎？在這架中的浙贛鐵路南萍段果然還不能通車，但是爲甚麼郵件每天祇有一回去南昌？」

他們的回答是：「每天祇一回。」

我暗暗地想：「一個一個顧着走，」是厲行「新生活」，可是「行」的問題——包括郵件的遞送也在內——爲甚麼還沒有注意到。而滿街的豬鬍橫行，也是「新生活」發源地的江西省所能寬恕容忍的嗎？

出南門散步，遙見遠近彌漫無數，這是爲了刷「匪」留給人間「古蹟」。

下午看見大出喪，鑼鼓喧天，道士，樂人，族傘，祀備，孝子哭聲。我見到一個人死後，大可以照屬子的辦法：「擇葬短喪」，何必爲死人出風頭，害的活人受累。如果將來能够實行火葬的話，那是救上策了。又出東門見一息涼亭，題名官許亭，乃梅岡村李中央率其先父母之命，化了三千餘金而建的——在民國二十二年一月落成。——縣長老爺替他立碑保護。有對聯二副。一爲「於此間暫時留雪印，開過客何處奮前程。」其二爲「四面層層，春風滿座，一肩到此，對景宜人。」他能爲過路客人謀幸福，這亭，使他人休息，較諸大出喪那樣化冤枉錢，真有天淵之別。

豐城的女人，都是不穿裙子的。剪髮及穿旗袍的不過千分之一，而小腳娘則觸目皆是。大概都在家裏織布。男人則勤於耕種，或做商人聊博饒頭微利，然而據他們說，因爲捐稅太重，實在無利可圖，要安居樂業，恐怕要等到隔世吧！

這裏在前清時代，出了許多進士，舉人，官保，尚書，所以有幾家破落戶的門首，還掛着「文元」，「進士第」，「大夫第」的橫匾招牌。可是因爲文人的子孫，是不會治生產的，到如今祇剩了幾間破屋，上首掛了一塊不值半文錢的招牌。因爲是出文人的地方，所以那孔廟造得比南昌的還大。

客 爺

紫 沫 (江
西吉安)

來到高安城裏僅僅半年，對於地方上的情形——風俗、習慣，都很隔膜。幸虧朋友烈是本地人，所以許多有趣味的東西，都是烈告訴我的。

今天一早，一推開門，烈就起勁地說：

「好今天又有一件有趣的迷信給你看了。今天是『開廟門』的日子。」

接着，他解釋我聽，說今天是農曆四月初一，凡是高安城裏的廟門都要打開，迎接「客爺」進來，「客爺」坐在一只丈多長的紙船裏。他是本地的瘟神。

「這迷信相傳下來，光景已有三四百年了，據說從前有一個商人來到城裏販麥子，他身上的銀錢給幾個羅漢（流氓）看到了，於是壞運氣降到販麥商人身上，他的錢被搶光，人也給殺死了。」

「死了后，可作怪了，城裏發生普遍的瘟疫，沒有一家沒有病人。幸而菩薩顯靈，說你們作了錯事，該得到惡報，可是解救也有辦法：把「客爺」（客爺是販麥商的尊稱，因為他是客地人啊）供在廟裏，讓他受點香火，平平他的冤氣。直到現在，從四月初一起就迎「客爺」，直到五月初四，才恭敬地把「客爺」的紙船送下大

江，連瘟疫一起跟着水流向東去。」

「比起一星期前的衛生運動來，這辦法更開懷了。」我說。
烈笑了一笑，不響。

下午，我到大街上去瞻仰「客爺」的出遊。據烈說，每隔五天「客爺」便得在街上週遊一次。

兩個短衣的人，一前一后擔了「客爺」的紙船過來。前導的照例是一套連他們自己也不曉得在吹奏什麼的國樂，一面鑼，敲得很響。紙船上插滿了長方形的，三角形的紙旗，寫着「國泰民安，風調雨順」的標語。

各人家都燃放小爆竹，一陣煙霧中，「客爺」向前進行着。

聽通俗講演

石 魂 (江
西南昌)

太陽已消失在遠山背後，公寓裏的樓房上已覆薄地籠上一層夜色，似乎更顯得沉悶了。一個人踱出了公寓，朝着湖濱公園走去。這裏是南昌唯一的勝地，東有體育場，西有百花洲，東湖，加以地又不十分偏僻，所以遊人也就不覺特別多了起來。

今天似乎更熱一點，大約因為晴久了的關係。西天的彩霞倒映在東湖裏，漾成了無數的光波。湖濱音樂堂傳來了一陣爵士音樂，馬路上有時跑過子幾輛汽車，掀起了十丈塵霧，公園立刻被罩在塵霧裏。蜂腰細步的高貴太太，與口裏哼着歌曲，手裏提著照相

機的老少「紳士」們却在特別賣力似地點綴着這瀕死的都市風光。

「通俗講演」台上站着一個五十開外的老頭兒，鼻樑上架着一副水晶眼鏡，身着一身灰色制服，一口道地的南昌話，正向着一大堆人頭指手劃腳的講。我鑽進去看了一下本牌子，題目下面却寫着「樟樹軍人」四字。這時老頭兒嚥了一口濃沫，嘴巴又在開始嚼動了。

「……剛才講到關雲長如何的不降曹操，如何的保護二位皇嫂，如何的赤胆忠心，逼五關斬六將……現在再講張勳將軍，他也是一位忠直之臣，他替慈禧太后出過許多力，後來竟墮到太子少保……此外會國藩部下的鮑將軍，他本是出身微賤的，落魄時有一位相士說他將來會發達，大家都不相信。……只因他能够幫助曾國藩建功立業，結果官至提督，賞戴花翎……可見得一個人只要時運一濟，萬事亨通，俗語說得好：『運去金成鐵，時來鐵似金。』……」（大意如此）

老頭兒的話是滑稽而下流的，在愚妄的笑聲裏，他的話很清晰地送入我的耳裏，我恍忽在聽薛子範、天寶、三國演義、蕩寇志，可是當我想到「民衆教育通俗講演」這些字，我又不禁恍然大悟了：原來這老頭兒的話，表面雖似無聊，骨子裏却包含了許多「現實的真理」。

動盪的消息

（江漢）

午飯後，大家又在床上躺下了。發好的話匣子，自然不妨在這個時候打開來。到底雷可是個健談的，不，簡直是個宣傳員，一類什麼日兵佔領華北……日俄戰爭不免，以及什麼主義，什麼主義的話，又是滾了出來。大家實在聽厭了，只是「唔——是」勉強答應，然而他却又是一陣接了下去。正在他這樣起勁的時候，房裏忽然來了腳步聲，走來的不是誰，我們一看見他面上的特殊的記號，我們就招呼：

「曾麻子請坐，請坐。」

「有火柴就趕快拿來。」曾麻子老是那樣浪漫的態度。

「你帶了白金龍來嗎？」

雷可因為不太歡喜抽煙，對於他的來並不感着什麼，所以仍舊繼續不斷的發揮他的理論。

「不要談吧。現在聽說馬上要招二百航空生，二百萬學生軍，我們都得去。」曾麻子一面在找尋火柴，一聽到雷同學的大論，也就把他的消息報告了出來。這實在是個新消息，雷可聽馬上就問：

「你怎麼曉得？」

「當然曉得。」

「聽我說，你怎麼曉得？」

曾麻子沒有找到火柴，大概煙癮發作，也就出去了。

「要我們去當兵嗎？」

「要當兵，就要打倭×！」

「唔，打倭×——愛人呢？」

大家認為這個消息只是水泡，所以並不怎樣注意，甯可瞎究竟缺乏對手，也就沉默了下去。

* * *

自修的鐘剛剛打過，還沒五分鐘，大家都只在打扇納涼，大笑，自修室門口通路，忽然出現了一個帶眼睛蓄西頭的，一看誰都曉得又是張教導主任來了，一時自修室裏肅然無聲，大家的眼光都是死頂住，準備點名完畢。然而不然，張老師却走上講台，正經了態度，說：

「大家聽到現在得了一個重要消息，」聽到這麼一開頭，大家都把眼光從書本上又死釘到張老師嘴巴上去，「到底是個怎樣的？我們房間裏的同學，也許又回到會同學所報告的消息了，就互相看一眼。」

「劉教官從××來了一封信，說中央現在要招二百萬學生軍，要你們這班受了訓練的同學去參加，參加的馬上就要報名，並限廿五日截止，我杜信請位熱心愛國一定願意去的。」果然證實了曾麻子的消息。

「我們訓練做什麼用？」同學問。

「準備對外。你們訓練好了以後，就去訓練民衆，作戰時至少是個連排長。」

「去，我們要去！」

「要去殺敵！」大家都奮憤起來，但一位同學馬上就站起來

說：

「張老師，參加我當然願意參加，不過究竟是不是對外，如果

「

「自然是對外，不，總而言之，諸位要愛國，要救國，這也是一種任務。是不是？」張老師這樣答覆。

「是。我們都要去參加！」

「要去，就要打倒××帝國主義！」

「那一個不去，那一個就沒有血氣。」

「是的，我曉得諸位愛國，是不敢後人的，現在大家既經贊成，我馬上就可以把名字開上去。」張老師說了，就想拔步便走，甯可諸位站了起來，問：

「我近視，不可以去吧？」

「大概可以去，那時再定。」說了便出去了。

「嘿嘿，瞎子便是這樣的好老。」

「無用的，一點勇氣也沒有。」

「簡直只會唱高調！」

「……」

大家都是一致的向雷可路攻擊，弄得雷同學也不得不起來

辯護：「我是這樣問問我的眼睛近視有沒有參加的資格罷！」

「不要說囉。」

「不要說好了！」

大家又是一陣嬉笑，怒吼，一時自修室裏就作我們的戰場，屋頂也差點給我們喊破。

「我們要去打倒××帝國主義！」

「要去決一個生死。」

「我就不去，有什麼用囉？還不是自己打自己！」同學中間就起了異議。

「我也不去。」

「我更不去。」

「你們都沒有血氣。」贊成去的開口就罵。

「我寧可做個沒有血氣的。」一時這種爭執便迅速地展開，一直到下自修課的鐘聲響了，還是爭個不下。

我實在有點不安，到底是去還是不去？——一期的肺病怎麼了得，不去，又有點閒心不下。這兩種矛盾的觀念，一時也在我腦袋中衝突起來。結果還是決定不去，免得枉死。於是心裏打好了底稿，就且蘇且懶的跑到教導處請假，結果口頭照准；然而我心裏還

是動搖着——到底是去，還是不去？一直就了寢，這是這樣不安。同學們也依然是嚷着，笑着，鬧個不下。星光已在窗口映眼，火車的聲從枕邊爬過去了。

浙贛路上一小縣

張和(玉山)

陽光從東方的一角漸漸地上升起來，整個的Y縣，靜靜地躺在这个溫暖的氣氛裏。

Y縣本來是個偏僻的地方，在前年土匪也到過幾次，現在雖然暫時平靜了，但是Y縣農民的痛苦，已到再不能忍受的地步了。不是嗎？小鎮上的搶劫新聞，常是聽到的。

自從今春二月間浙贛鐵路通車以後，Y縣一變而為交通要地了，它是從上海經杭州到南昌的中心點。

也因為它在軍事地理上佔了重要地位的緣故，省政府積極地進行建設；以前在Y縣城東的飛機場擴大到一千多畝。

這幾天，工程正在開始，各地來的工人，不下萬數，還許多工人中，當然是青年小伙子最多，可是營養不足，未達成人的兒童，和白髮蒼蒼，瘦弱見骨的老頭子，也不在少數呢！

我同老李在街的一邊走着，他看到迎面走來的許多大大小小荷鋤帶鋤的工人們，好似有些驚奇了：「看這一長串的工人，不帶一個軍隊呢？呵，當中還有小孩呢！這樣小的孩子可以做工嗎？」

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，穿了件打滿補釘的短衫，下面的褲管捲到齊膝蓋上，露出一段瘦小的腿，但態度已是一個老經驗的童工了，很敏速地夾雜在一羣工人中溜過去。

「是的，這小孩實在太小了，」我輕輕地回答：「他們也有父母、兄弟、姊妹，也有一個『家』，難道這些孩子們自己喜歡別離親人到外面來做工嗎？這不是爲了麵包問題！」

「啊！這是整個的社會問題，沒有辦法，」他感慨地說着。

「真的沒有辦法？密斯脫李，我想社會主義的蘇聯，決沒有這種畸形的現象吧！他們有托兒所，有爲增進兒童幸福的機關，有爲老年人休養的設備。」不知爲什麼，我今天意外的對他發出議論來了。

他聽了我的話，並沒有回答，祇「唔」的應了一聲。

我們沒有邊際的漫談着，從國內講到國外，從國外講到世界，那個是，那個非，沒有證人可以斷定；不過他的主張完全是被動的，等待主義者，確和我不同的。

我們的話匣子停止了，默然地走着。

三三兩兩的工人，帶了他們應用的工具，絡繹地經過一條通達飛機場的三里街；這條街也就是貫通Y縣東西的要道，Y縣的市面，就在這三里街上。

五月的陽光，熱烈地直射到人形複雜的三里街上，昏黑色的工人們的臉孔在陽光閃閃下現出光滑的油性。

嘈嘈的小鑼聲，在三里街的四周走了一遭，立刻有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揮在各家商店的門前；這並不是歡迎勞苦的工人們，而是歡迎××主席從南京回省的，然而結果，××主席並沒有到。

三里街，顯然比前幾天要熱鬧得多哩，不但行人增多了，就是各色各樣的旗幟——國旗，大減價旗，商店旗，也添了不少。

近來城裏幾家米舖，小館子，烟紙店，百貨商店的生意，似乎也漸有起色。這是因爲突然增加了大批工人之故。

工人一到，立刻米價從八元五角，漲到九元三四角；並且，現在還是往上漲着，白胖胖的米店老板，常常露出勝利的微笑。

黑壓壓的人羣，在暗動盪的館子裏吵鬧着，一排四張的方桌子，周圍擠滿了黑炭似的人頭；大包子一個個地送進飢餓的嘴巴裏；這些全是工人。

賣盡了一天的精力，帶了疲倦的身體，唱着小調，一個個地走進他們臨時建造的草棚。

夜漸漸地深了，整個的Y縣靜靜地躺在黑暗裏；這時，除了聽到幾聲悽慘的小販叫賣外，一切都是沉默的。

武寧一日

晨星（江西）

似乎是一個很使人懈怠的日子，天氣倒很好，有太陽，有暖洋洋

洋的風。

來了一個電報：「漢口×××匯交陸軍第××師團幣壹萬壹仟柒百陸拾壹元伍角肆分，總馬零六二四號。」

「這倒是一筆不小的數目，」一個還剛被充軍到這裏來替社會服務的下江佬說。

「唔，老規矩，一個月兩回。」我們的出納先生——終日捧着水煙筒的，淡淡的加上一句。

「生意一部分分得森兵士啊！」

果然，接着就有好幾個兵士來匯款，兌錢。一會兒也有幾個來買航空獎券，對二十二期的號碼，開供供的情況，看過去像這裏發生了一件槍殺兵士的命案。

有幾個鄉巴佬要換現洋。

「換花邊錢，想坐牢哪！」替兌換的老胖忙了一陣後，正沒好氣，就這麼罵着。

我們都嘆了一口從來不曾嘆過的長氣。

不遠的地方又來了軍號聲，其中還夾雜着歌唱。

漸漸地這歌句也聽得清了。兵士們在唱，「拿起你的槍快快地往前放與那惡虎狼死命地打一場，」像是無數的鴨子在溪流中大叫。我只得將兩指塞住耳孔，兵終於走到門前了，最先是一面不大不小的旗，放下八個吹號手，都是兩腿鼓起得如皮球，眼睛瞪起像狗那樣的再下去是一排排灰色的，一眼看不到底，如一陣陣

灰色的浪頭在街心中起伏着。其中也有幾個騎馬的，又有幾個走在隊伍旁邊的兵，都有着菜色的臉，消瘦的身子，破舊的軍服，爛了的草鞋。

軍號聲與歌聲又漸漸地遠去了。

「有這多的兵哪！」老胖把伸長了的頸頸扭轉原位。

「多，有什麼用呢？」不知誰說了這樣一句。

我是想靜靜的安息一下，剛才的「壯客」實在把我攪昏了。不料街上又來了吵架——這裏常常演的好戲。

這是兩個女人一邊吵，一邊踴躍着各人有更多的新頭。我真想不到，二個女人吵架，竟會發起這一種法寶。

這裏的小戶人家的女人十之八九都靠賣淫維持生活，她們的主題就是「兵官。」

天氣有點熱了，連狗都躺在街沿上乘涼。我從來不曾見得有像這裏那麼多的狗的地方。幾乎每家都得平均攤派着一隻。種類是只有一種；但是花色，大小，雌雄，倒是一應俱全的。

跑到中山公園裏，見險所謂城內的壯丁與鄉下的壯丁的軍事操練。

晚上同事們打牌，報告日間去打茶園與兵士衝突的經過。做了一個夢，夢見我被包圍在兵士女人狗的中間。醒來聽得敲三更的更夫漸漸近來，外面許多狗在狂吠。